

《投军别窑》

主要角色

薛平贵：生

王宝钏：旦

情节

王宝钏是丞相王允第三个女儿，她奉旨“抛球选婿”，存心将彩球抛中花郎薛平贵。王允不愿招赘花郎为婿，意图悔婚；王宝钏则坚决反对父亲这种嫌贫爱富、不守信义的行为，于是毅然抛却荣华，离开相府，随着平贵去到寒窑，共度清贫的生活。薛平贵立志投军，降服了红鬃烈马，唐王封他为后军都督府，王允却故意将他改任为“马前先行”，并派他随军远征西凉；使这一对新婚不久的夫妇，不得不在相互依恋中忍痛分别。

注释

《投军别窑》是周信芳同志早年演出的代表作之一。数十年来，经不断丰富和提高，在舞台表演艺术上益趋精练。本剧在整理时仅对个别词句有所修订。

根据《周信芳演出剧本选集》第一集整理

【第一场】

(王宝钏上。)

王宝钏 (引子) 相府堂前三击掌，抛却荣华，甘守清贫。
(念) 恼恨爹爹太不仁，嫌贫爱富赖婚姻。宝钏誓死随平贵，愿在寒窑受苦辛。
(白) 我，王宝钏。爹爹王允，官居首相。只因二月二日在十字街前高搭彩楼，抛球招婿，打中薛郎，可恨爹爹嫌贫爱富，是我与他三击掌，离却相府，夫妻二人来到寒窑，苦度光阴。如今薛郎立志前去投军，但愿日后能得一官半职，也不枉我受苦一场，啊啊啊……

(王宝钏拭泪。)

王宝钏 (二黄慢板) 王宝钏坐寒窑珠泪双掉，
老爹爹枉为官一品当朝：
嫌贫穷爱富贵信义不要，
狠心肠把骨肉情一旦丢抛。
愿薛郎此一去身得荣耀，
也不枉我宝钏受苦一遭。

(王宝钏下。)

【第二场】

(薛平贵上，起霸。)

薛平贵 (念) 头戴银盔一点红，身穿铠甲透玲珑；降了红鬃一烈马，扶保唐王立大功。
(白) 俺，薛平贵。是我前去投军，降红鬃烈马，圣上见喜，封为后军督府。可恨王允老贼，上得金殿，参奏一本，言道西凉下国，打来连环战表，要夺我主江山，苏龙、魏虎以为正副帅，我后军督府改为马前的先锋。今乃黄道吉日，就要登程。我不免回转寒窑，辞别三姐。天哪，天！恼煞某也！

(西皮导板)

(薛平贵上马。)

薛平贵 (西皮原板) 可恨王允太不仁，
害我夫妻们两下离分！
催马加鞭往前进，

(薛平贵下马。)

薛平贵 (西皮摇板) 叫声三姐快开窑门。
王宝钏 (内白) 来了。

(王宝钏上。)

王宝钏 (西皮摇板) 忽听门外一声唤,
想必薛郎回窑前。
开开窑门用目看,

薛平贵 (白) 三姐, 为丈夫回来了。

(薛平贵进窑。)

王宝钏 (白) 呀!
(西皮摇板) 来了堂堂将一员。
(白) 啊, 薛郎, 你回来了!

薛平贵 (白) 回来了。

王宝钏 (白) 你这身荣耀, 莫非作了官了?

薛平贵 (白) 为丈夫降了红鬃烈马, 圣上见喜, 封为后军督府。

王宝钏 (白) 哎呀呀, 果然作了官了。待我谢天谢地。

薛平贵 (白) 三姐慢谢天地, 其中有变哪。

王宝钏 (白) 薛郎, 此话活从何而起?

薛平贵 (白) 啊呀三姐呀! 可恨你父与魏虎奸贼, 上得金殿, 参奏一本, 言道西凉下国, 打来战表, 要夺我主江山, 苏龙、魏虎以为正副帅, 为丈夫后军督府改为了马前的先锋, 即日就要登程。

王宝钏 (白) 怎么讲?

薛平贵 (白) 我就要走了。

王宝钏 (白) 啊呀!

(王宝钏晕倒。)

薛平贵 (白) 三姐, 三姐醒来!

王宝钏 (西皮导板) 听一言来珠泪洒!

薛平贵 (白) 三姐醒来!

王宝钏、薛平贵 (同叫头) (薛郎) (宝钏)! (我夫) (我妻)! (喂呀) (喂呀)!

王宝钏 (西皮原板) 好一似万把刀把我心扎!
父好比秦赵高指鹿为马,
又好比汉萧何私造律法。

薛平贵 (西皮原板) 贼好比秦赵高指鹿为马,
贼好比汉萧何私造律法。
为丈夫与你父冤仇结下,
害得我夫妻俩各奔天涯。

王宝钏 (西皮原板) 手指相府,
(西皮二六板) 高声骂,
爹爹作事理太差。

(西皮摇板) 夫妻们只哭得泪如雨下,
好鸳鸯遭棒打各奔天涯!

薛平贵 (白) 三姐!
(西皮快板) 三姐不必泪双流,
丈夫言来听从头:
干柴十担米八斗,
你在寒窑度春秋;
守得住来将我守,
三姐呀! 守不住来将我丢。

王宝钏 (西皮快板) 薛郎说话没来由,
为妻言来听从头:
干柴十担米八斗,
我在寒窑度春秋;
守不住来也要守,
纵死在寒窑也不回头。

薛平贵 (西皮散板) 三姐说话世少有,

上得青史把美名留。

(中军上。)

中军 (白) 先行听令。

薛平贵 (白) 来也。

(薛平贵出窑。)

薛平贵 (白) 在。

中军 (白) 元帅初点大卯，不要误了卯期。

薛平贵 (白) 得令。

中军 (念) 将军不下马，

薛平贵 (念) 各自奔前程。

(中军下。薛平贵进窑。)

王宝钏 (白) 方才何人到此？

薛平贵 (白) 方才中军至此，言道元帅初点大卯，不要误了卯期。三姐你看，天色不早，我要告辞了。

王宝钏 (白) 薛郎，你这就要走了吗？

薛平贵 (白) 唉！我这就要走了。

王宝钏 (白) 你有什么言语，嘱咐为妻几句。

薛平贵 (白) 我的心如刀割，也想不起什么言语来了。

王宝钏 (白) 你……嘱咐为妻几句啊！

薛平贵 (白) 罢！为丈夫此番从军，不知几时回来，寒窑之中，干柴十担，老米八斗，你苦度春秋；倘若是柴米不够，你……回转相府去吧！

王宝钏 (白) 薛郎啊！我与爹爹三击掌，纵然是饿死寒窑，我也是不……回去的啊！

薛平贵 (白) 好哇！好个三姐，虽是女流，却比男子刚强。为丈夫此番征战西凉，不知三年五载，才得回来；你在这窑前、窑后、窑左、窑右，与人家缝缝连连度日，为丈夫回来，一家一家登门叩谢。话已讲完，我告辞了！

王宝钏 (白) 薛郎，你当真要走了？

薛平贵 (白) 我即刻就要走了。唉！

王宝钏 (白) 待为妻送你一程。

薛平贵 (白) 外面的风大得很哪！

王宝钏 (白) 我一定要送。

薛平贵 (白) 不送也罢。

王宝钏 (白) 一定要送啊！

薛平贵 (白) 如此有劳了！

(薛平贵欲走，回身为王宝钏拭泪。)

薛平贵 (白) 啊三姐，为丈夫征战西凉，就要回来了，你……不要哭啊！

王宝钏 (白) 薛郎，你自己珍重，也不……要哭啊！

(王宝钏为薛平贵拭泪。薛平贵出窑，头碰窑门，王宝钏为薛平贵抚痛。)

薛平贵 (白) 不妨事。

(薛平贵、王宝钏同出窑。)

王宝钏 (西皮原板) 夫妻双双出窑门，

薛平贵 (西皮原板) 叫人难舍又难分。

王宝钏 (西皮原板) 但愿得此一去旗开得胜，

薛平贵 (西皮原板) 自有那探马儿来报捷音。

王宝钏 (西皮原板) 一路上必须要小心谨慎！

薛平贵 (西皮原板) 你在那寒窑内切莫要挂心。

王宝钏 (西皮原板) 送薛郎送至在三岔路口，

喂呀，薛郎啊！

薛平贵 (白) 三姐啊！

(西皮快板) 刀绞肝肠泪淋淋。

王宝钏 (西皮快板) 从空降下无情剑，

薛平贵 (西皮快板) 斩断夫妻两离分。

王宝钏 (西皮快板) 王宝钏难舍薛平贵。

薛平贵 (西皮快板) 薛平贵难割结发情。

王宝钏 (西皮快板) 流泪眼观流泪眼。
薛平贵 (西皮快板) 断肠人送……
(西皮散板) 断肠人。
王宝钏 (哭头) 夫妻们只哭得珠泪滚滚……
喂呀，我的夫啊！
(号炮三声。)
薛平贵 (白) 啊！
(西皮散板) 又听大炮响三声。
王宝钏 (西皮散板) 辞别三姐踏金蹬，
拉住薛郎不放开。
你要走来将我带！
薛平贵 (西皮散板) 你苦苦拉我为何来？
王宝钏 (西皮散板) 此去不知三五载，
你叫为妻怎安排？
薛平贵 (西皮散板) 干柴十担米八斗，
你在寒窑度春秋。
辞别三姐跨马走，
(薛平贵推王宝钏倒地，拉马欲行，见状复回。)
薛平贵 (白) 三姐醒来！
(薛平贵扶王宝钏起，急上马。王宝钏急追，扯薛平贵衣襟。薛平贵拔剑割断衣襟，王宝钏晕倒。)
薛平贵 (白) 三姐，你要保重了！
(薛平贵下。王宝钏苏醒起立，远望。)
王宝钏 (白) 薛郎！我夫！
(哭头) 啊……我的夫啊！
(西皮散板) 马走如飞不见影，
撇下宝钏苦伶仃。
悲悲切切进窑门，
但愿薛郎早回程。
(王宝钏下。)
(完)